



“你从来说过。”

“正因为从来说过，”杨杰说，从包里拿出一包中南海烟，“所以放在心里，记一辈子。”他很少抽烟，但现在点上一根，点着了才想起福小，“要来一根吗？”福小没回答，他已经把烟送过去了。福小领养天送后再没抽过烟，但她接了。

手机响了。弟弟杨泽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哥，到哪儿了？出问题了！”

“着什么急。”杨杰说，“天塌下来也能让你把话慢慢说完。”

“镇政府刚来电话，合同期一满就收回厂房，不再续租给我们了。原来谈好的几间空房子也不给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我晚上到。”

第三十九个平安夜

同学们下午好！
 钱老师邀我来讲文学。关于

文学我的确有很多话可以说，搞了二十年的文学，心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儿，不过很对不起钱老师和诸位同学，我临时决定讲一讲昨天在绵阳的经历。你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外地人的奇谈怪论，当然，也可以当作文学——如果说站在文学的课堂上必须说文学的话。

我努力把一天的经历讲成流水账，但还是必须按时间顺序，从早上八点讲起。手机闹钟叫醒我，照我的习惯，起床之前先躺着想想昨天做过的事和今天要做的事。请注意前者，如果你打算搞写作，回忆的能力比想象力更重要，因为想象力归根结底是建基于回忆之上的。如何恰切有效地回忆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，需要长久的训练。前一天我来绵阳，飞机落地，我从北方枯白萧索的冬天骤然置身于绿树丰肥的湿润南国，猝不及防的不仅是眼睛，还有干燥的皮肤和肺叶。绵阳之好，我想不必我再夸了，你们比我感触更深。绵阳有好景，也有悲惨和壮烈事，河山在，历史和遗迹也在，我想尽量都看了，我只有一天的时间，因为这个演讲结束我就该回去了。这就是昨天早上八点之后我在想的。九点钟，我的好兄弟，你们的钱老师，将带我去梓潼的七曲山。

七曲山上有大庙，旧称“文昌宫”，“文昌帝君”张亚子的专庙，后来被张献忠占了，弄成了“家庙”。这个你们都知道，我不是旅游局的托儿，就不擅自宣传了。钱老师跟我说，文化人要来文昌宫，得拜拜老祖宗；据说高考前举子们来朝，个个都中了状元。我现拜也晚了，只能表示一下遥远的敬意。七曲山很好看，昨天下了点小雨，雨中的七曲山更好看，青山、古

柏、古建筑群，苍翠，幽深，古朴，尤其像我这样被北方的冬天弄得两眼干枯的人，看见了眼睛里都湿漉漉的。一点都不夸张，我跟你们一样喜欢青山绿水，喜欢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但我今天要说的不是游山玩水，也不是探古寻幽，而是大庙里的送子观音。经过观音殿，钱老师说，兄弟，拜一拜，很灵的，一把年纪了，得考虑要孩子了，带钱没？说话时他就开始掏钱包。我带了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别人代我捐香火钱。实话实说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但我突然将信将疑。当时的想法是，既然钱老师说了，还有陪同的朋友也在，不捐是不合适的，一定得捐；同时，这是私心，我还有所向往。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信仰的表现之一：有所求，才拜佛。我一直鄙弃这个实用主义，但昨天我没有免俗，把钱塞进功德箱时，我在心里念念有词。

你们想知道我对观音说的啥？没错，是和孩子有关，和送子观音我还能说别的吗？但不是让她老人家送给我一个孩子，而是希望她能保佑：嗯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没听明白？马上你们就明白了。

其他的景点我就不说了，文昌宫挂满了举子们敬献的锦旗，但张献忠那凶神恶煞一般的坐像我实在不喜欢。承蒙梓潼朋友的盛情，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山野饭。现在说路上，师傅的车技真是好，几十里路风平浪静。我和钱老师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在车里说话，谈文学，也谈政治和经济，男人都免不了有这点装模作样的爱好——我是说我自己啊，你们钱老师是个真正关心国计民生、忧国忧民的人。他喜欢顾炎武，钱包里

都放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字条，你们知道吧？我谈得心不在焉。我在想着送子观音，我在想，灵还是不灵呢？拜完了观音娘娘，钱老师嘱咐我，有了娃要回来还愿啊。我说当然当然，我把孩子也带过来还愿。车快到绵阳市区，我老婆发来短信：

——验了。中奖了。
——简洁得如五字真言。
——确定？可靠？
——嗯。老婆回道。

我一把捂住手机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脸色变了，不过我确信我的脸色变了。我觉得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的心跳出了嗓子眼儿，直接飞到了窗外。这辆奥迪车太小，根本盛不下它。如果信息属实，请各位恭喜我，我要做爹了。我老婆的意思是，她通过验证，确定怀孕了，而且方法科学可靠。他们还在谈论国事，我一声不吭，憋着，我想找个没人听见的地方打个电话，了解更具体的细节。只有五个字还是太抽象了，好像不那么可信。我也可以发短信，但是发起来实在太麻烦，我根本等不了。对，你们问得好，为什么不在车里打电话呢？我不敢，我担心事情从文字落实到声音时会发生变故，我不想让大家都听到，本来以为中奖了，最后发现看错了数字。我已经三十九岁，不能一惊一乍地过日子了，我得沉住气，直到好消息明确无误，在向世界宣布之前经得起任何挑剔和烦琐的推敲。

钱老师当时问我：
——两眼空洞，焦点游移，还笑眯眯的，咋回事？
——有点晕车。我说。

其实我平衡能力极好，坐宇宙飞船都不会晕。我就是不踏实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(连载 72)
 陈彦

一只麻雀一直在他身边的麦丛里飞来飞去，好像也不是在找食物，这麦田够它果腹饱餐了，似乎就是孤独。叫声凄厉而哀伤。但再叫，还是只有它一只。他就想：这只麻雀的痛苦，大概是嫌身边没有一个群落，难以形成阵仗，而孤独得有点欲哭无泪了。

突然，南归雁给他下了第五道“金牌令”：

事情发生巨大变化，首长晚上看完晚会，会顺路参观“点亮工程”，最后从勾把山离开。你的任务已上升为镇上一号重点保障工程，望不惜一切代价，筑牢最后一道防线！我已安排朱武干和村上千部孙铁锤他们，来共同完成保障任务。切切！

看来事情确实在千变万化中，变得越来越严峻紧迫了。他也被暴晒得昏昏欲睡中，一个激灵坐起来，给头上浇下一整子壶温开水，准备投入战斗了。

他给南归雁回了五个字：

人在阵地在！

紧接着，他就看见勾把山口那边，开回了一个摩托队。他用望远镜一照，全是孙铁锤、狗剩、羊蛋、骆驼、磨凳这帮人，里面还有朱武干。

37 摇光星

勾把山象征北斗星的斗柄，天文学上命名为摇光星。虽然排在七颗星的末尾，但它又象征着另一种意义的打头阵，所以也叫破军星。这是草老师在小学课堂上讲的。草老师说，这个斗柄指向东方，就是春天；指向南，就是夏；指向西，就是秋；指向北，就是冬。因此，北斗村上过学的娃娃，晚上抬头都能喊叫：“噢噢噢，那就是我们勾把山！”还能根据摇光星的指向，说出春夏秋冬来。这颗星可大着呢，有六个太阳那么重，是七百个太阳的亮度，就是离我们远了些，需要走一百零二光年。一百零二光年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草老师说，太阳离地球一点五亿公里，它的光照射到地球需要八分二十秒，摇光星可想而知。但我们村就非常幸运地对应着这颗恒星，希望你们当中将来有在各方面都能“打头阵”的人物。

这村里还真没人在外面打过啥头阵，孙铁锤家亲戚虽然在省城当处长，但不是本村人。有人笑话说，除了温存罐捏了冷活，端直跑到省上领导的车前告过状外，还真没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，也没出过捏活人。早先安北斗考上大学，有人说可能会捏活，没想到，到现在还是“凉棒”，连正股级都没混上。但今晚，北斗村要捏大活了。不仅要来两个省部级、九个厅局级、三十一个县处级，而且科级都成了“跟脚驴”。正式消息是下午四点通报到孙铁锤这一级的，如果不是要来勾把山，只怕人走了，他也未必能搞清来了些什么角色。

南归雁自昨晚就不断地接到通知，每次都不一样。来的领导数字也一变再变。省上厅局级一会儿说来六个，一会儿又是九个。市县也跟着变。先说市委书记来，后说市长也要来，副市级和部门领导自是跟来一串。县上不仅要对口接待，而且还需增强服务保障，科级以下上人数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才有了相对准确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名单。反正一共来四辆考斯特，另外还有十几辆安全保障服务用车。

这大的世事，好在县委、县政府办公室一早就来了人。中午，市委、市政府两办负责人也到了。主要接待都由市、县两级负责。镇上的任务，首先是安排好一顿饭，要求必须“四菜一汤”，不能超标，但也不能不像样儿。市、县四办主任与南归雁一道研究了几个小时，才把“四菜一汤”搞定。第一道是当地板栗炖土鸡，鸡头、鸡脖子、鸡屁股、鸡爪子都不要，外加木耳、牛肝菌；第二道是臭鳊鱼，围一圈清蒸黄花，据说是部领导的最爱，刚好县上也有一家安徽人开的小店；第三道是东坡肘子，碗底垫糯米糕，外围生菜、花椰菜加鹌鹑蛋，这个是省上领导的偏好；第四道要一份素菜，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是弄了个素八样乱炒，食材涉及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；汤是清炖王八汤，放大枣、枸杞、天麻、红参若干。主食也准备了四样：馒头、米饭、刀削面、燕麦疙瘩。方案一定，就立即打电话让县副食公司经理亲自押送有关食材、大厨和面点师傅朝北斗镇赶。其余就是安排临时歇息的地方了。

领导说了，不专门汇报，也就不需准备会议室。在车队进入北斗镇地界时，南归雁上到一号车，边走边介绍情况。关键是在县上车队出发前，王中石书记又亲自给他打了电话，说部省领导看完晚会后，要直奔下一个县城。这样北斗村就成了必经之地。南归雁立即想到了温如风。这不朝枪口上撞吗？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118)



成的一尘不染的穿着习惯再度提升，始终严整如一彬彬有礼。所有府中事务他都巨细过手，余下时间作画听琴，偶饮一点洋酒。唯有香茗和咖啡是他的最爱。他精通清律，据此制订了一部“法书”，条理纲目俱细。军伍规制更是重点，准备逐步施行西洋体制，以“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”为序，废除“都统”称谓。总之，百废待兴事务繁巨，大公对其言听计从。由他审拟的“法书”不乏怪异，如“男子犯奸者剃除左辮”“探囊偷盗者截其中指”“女子不贞者以中鲋鱼充塞阴户”“忤逆不孝之人拔除门牙一阴”，颁布后多有诟病，大公却仍旧在河西照此施行。

人们发现冷霖渡每每立于树下，久久望向大公起居作息的方位。他与大公虽然每月必能共商大事，却依旧思念。府中大人饮食由厨务专掌，他吃到可口之物即写下品名，嘱一声“奉大公一尝”。河西或有青黄不接的灾荒年馐，府中设“草食日”，所有人皆吃根茎瓜叶，共渡难关。冷大人听说大公整整七日未食一粒，长叹之余写下了“大公缩食歌”，又差卫士送去自己挖到的野山药。他编成了对付饥馐的“四十六字诀”，分发给沙堡岛内外村民，还发明了特别束腰法：用海草编成偏囊捆在腹部，可预防饥饿倒地。

冷霖渡将更多思念寄予画笔，以至嗜画成癖。他不休不眠置身画室，将同一幅肖像涂抹数遍，直到满意为止：先将大公画出毕肖裸体，按真人比例，肌肤颜色逼真无二；待裸躯凝固后，再一笔笔加画柔薄内衣，干涸后始添加最后服饰。因为小棉玉要来画室打理，只她一人带有钥匙。她时常站在大公的裸体画前看上半年，惊讶于冷伯的想象已达极处，硬生生画出每一根毛发。他竟将大公私处画成鸡冠花模样，呈放射状，闪着欲燃的朝霞颜色。就此她才明白：这不过是梦中的想象。她当然知道：冷霖渡在大公面前毕恭毕敬，极尽君臣之礼，未敢僭越雷池一步。如此画幅必不敢出示。小棉玉对冷伯画技只有倾绝，叹为天工。如他画人的汗毛和脉管，几可伸手触探：毛发闪动，在一种光色下变成幽蓝，在另一种光色下变为杏红；脉管是隐在肌肤下的靛蓝和微紫，有灼人之烫。她最不敢对视大公的眼睛：威而愠，照而厉，清澈深邃，比喻成湖水，也断然不是地上，而是天上的瑶池。

她知道的不止这间画室，还有冷伯独自一人的呻吟。那是她碰巧遇到他焦灼等待画幅干凝的日子：进入画室，鼻孔充塞浓浓的油彩气味，还要小心绕开躺在地上、手持画笔瑟瑟发抖的冷伯。这时绝不可惊动，更不可伸手搀扶，

只任他一只眼闭一只眼斜，嘴里流出一摊涎水，发出奇怪的哼叫。她第一次看到他的这副模样吓个半死，以为冷伯已经中风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审视和鉴赏画作的一种特殊方法。前后十多年的时间，裸体完毕，成为画者尽情享受的日子。所有的辛劳、费尽心力耗去的日日夜夜，全都得到了补偿。

后来，她知道的不仅是画室的呻吟，还有其他。因为大公对小棉玉超出同类的信任：既是介于毛猴和鼯鼠之间的古怪生灵，又有人的心智和情感，所以就有了一种不必提防的信赖。大公把最隐秘的事项交与她，也问及久远的私密，如在她如花未绽之时，那个男人的性怪癖、贪婪和力量，以及匪夷所思的床上习惯。那时她只当成羞于出口的嬉戏之言，后来才明白事涉重大：大公须掌握这个男人的一切秘密，如此才能相处无碍，防患于未然。大公虽未听到冷伯一纸告白，却对这个男人急切之欲念一清二楚。大公冷艳一时，柔媚长存，所以对人的诱惑无比切近又无比巨大，足够淬炼咫尺之外的国师。冷伯除了向大公翔实无误、条分缕析地按时禀报府中大事，也未免有些闲话趣谈，好在用语端严，谐而不邪，让大公觉得顺适自然。（未完待续）